

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（絕藝附）

伎巧 華清池 重明枕 韓志和

絕藝 督君謨 李欽瑤 蘇州游僧 江西人 僧靈鑿 張芬 河北將軍 西蜀客陟岷寺僧

伎巧

華清池

玄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，制度宏麗。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鳳雁，仍為石樑及石蓮花獻。雕鐫巧妙，殆非人工。上大悅，命於池中，仍以石樑橫互其上，而下蓮花出於水際。上因幸華清宮，至其所。解衣將入，而魚龍鳳雁皆若奮鱗舉翼，狀欲飛動。上甚恐，遽命撤去，去之而蓮花石樑尚存。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，屋宇環回。甃以文石。為銀鏤漆船及檀香水船，致於其中。至楫棹皆飾以珠玉。又於湯池中，壘瑟瑟及檀香木為山，狀瀛洲方丈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重明枕

元和八年，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。雲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，當軫宿之位，故曰「大軫國」，合丘禹稿山，（「合丘禹稿山」，見《山海經》）重明枕長一尺二寸，高六寸。潔白逾於水精。中有樓台之狀，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，循環無已，謂之「行道真人」。其樓台瓦木丹青，真人簪帔，無不悉具，通瑩焉如水睹物。神錦衾水蠶絲所織，方二尺，厚一寸。其上龍文鳳彩，殆非人工。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，彩大柘葉。飼蠶於池中。始生如（「如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、許本、黃本補。）蟻睫，游泳其間。及長可五六寸。池中有挺荷，雖驚風疾吹不能動，大者可闊三四尺。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，以成其繭。形如方鬥，自然五色。國人繅之，以織神錦。亦謂之「靈泉絲」。上始覽錦衾，與嬪御大笑曰：「此不足以為嬰兒繡襦，曷能為我被耶？」使者曰：「此錦之絲，水蠶也，得水即舒。水火相返，遇火則縮。」遂於上前，令四官張之，以水一噴，即方二丈，五色煥爛，逾於向時。上歎曰：「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。不亦然哉！」則卻令以火逼之，須臾如故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韓志和

穆宗朝，有飛龍士韓志和，本倭國人也。善雕木，作鸞、鶴、鴉、鵲之狀，飲啄悲鳴，與真無異。以關捩置於腹內，發之則凌空奮翼，可高百尺，至一二百步外，方始卻下。兼刻木貓兒以捕雀鼠，飛龍使異其機巧。奏之，上睹而悅之。志和更雕踏床高數尺，其上飾之以金銀彩繪，謂之見龍床。置之則不見龍形，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。始進，上以足履之，而龍夭矯若得雲雨。上恐懼，遂令撤去。志和伏於上前，稱臣愚昧，而致有驚忤聖躬。臣願別進薄伎，以娛陛下耳目，以贖死罪。上笑曰：「所解何伎，試為我出。」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。其中有物名蠅虎子，數不啻一二百焉。其形皆赤，雲以丹砂啗之故也。乃分為五隊，令（明抄本「令」作「合」）舞《梁州》。上召國樂，以舉其曲。而虎子盤回宛轉，無不中節，每遇致詞處，則隱隱如蠅聲。及曲終，累累而退，若有尊卑等級。志和臂虎子於指上，蠅於數步之內，如鷓鴣擒雀，罕有不獲者。上嘉其伎小有可觀，即賜以雜彩銀器。而志和出宮門，悉轉施於人。不逾年，竟不知志和所在。上於殿前種千葉牡丹，及花始開，香氣襲人。一朵千葉，大而且紅。上每睹芳盛，歎人間未有。自是宮中每夜，即有黃白蝴蝶萬數。飛集於花間，輝光照耀，達曙方去。宮人競以羅巾撲之，無有不獲者。上令張網於宮中，遂得數百。於殿內縱嬪御追捉，以為娛樂。遲明視之，則皆金玉也。其狀工巧，無以為比。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腳，以為首飾，夜則光起於妝奩中。其夜開寶廚，視金屬玉屑藏內，將有化為蝶者，宮中方覺焉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絕藝

督君謨

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，志其目則中目。志其口則中口。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。以為曲盡其妙，欲射殺君謨，獨擅其美。君謨志一短刀，箭來輒截之。惟有一矢，君謨張口承之。遂齧其鏑而笑曰：「汝學射三年，未教汝齧鏑法。」《列子》，具蠅古之善射者，弟子名飛衛，巧過於師。紀昌又學射于飛衛，以微角之弧，朔逢之竿，射貫蝨心。既盡飛衛之術，計天下敵己，一人而已。乃謀殺飛衛。相遇於野，二人交射，矢鋒相觸，墜地而塵不揚。飛衛之矢先窮，紀遺一矢。既發，飛衛以棘棘之端捍之，而無差焉。於是二子泣而投弓，請為父子。刻背為誓，不得告術於人。《孟子》曰：「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。惟羿為愈己，於是殺羿。」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李欽瑤

天寶末，有騎將李欽瑤者，弓矢絕倫。以勞累官至郡守，兼御史大夫。至德中，隸臨淮，與史思明相持與陝西。晨朝合戰，臨淮佈陣徐進。去敵尚十許裡，忽有一狐起於軍前，踉蹌而趨，若導引者。臨淮不憚曰：「越王軾怒蛙，蓋激勵官軍士耳。狐乃持疑妖邪之物，豈有前陣哉。」即付欽瑤以三矢，令取狐焉。欽瑤受命而馳，適有淺蕪三十畝，狐奔入其中。欽瑤逐之，歛有野雉驚起馬足，徑入雲霄。欽瑤翻身仰射，一發而墜。然後鳴鞭逐狐，十步之內，拾矢又中。於是攜二物以覆命焉。舉軍歡呼，聲振山谷。時回鶻列騎置陣於北原，其首領僅一二百輩。棄軍飛馬而來，爭捧欽瑤，似為神異。仍謂曰：「爾非回鶻之甥。不然，何能孤矢之妙，乃得如此哉。」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蘇州游僧

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墜，計其扶薦之功，當用錢數千貫。有游僧曰：「不足勞人，請得一夫，斲木為楔，可以正之。」寺主從焉。游僧每食訖，輒取楔數十，執柯登閣，敲榘其間。未旬日，閣柱悉正。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十甕，恐為蛟龍所伏，以致雷電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江西人

江西人有善展竹，數節可成器。又有人熊葫蘆，雲翻葫蘆易於翻鞠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僧靈鑿

貞元末，閬州僧靈鑿善彈，常自為彈丸，其彈丸方。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，炭末三兩，資末一兩，榆皮半兩，北澱土一兩，碾

兩，細沙三分，藤紙五張，渴髡汁豐合，九味和搗三杵，齊丸之，陰乾。鄭匯為刺史時，有當家名寅，讀書善飲酒，匯甚重之。寅常與靈鑿較角放彈。寅指一樹節，相去數十步。曰：「中之獲五千。」寅自一發而中之，彈丸反射而不破。靈鑿控弦，百發百中，皆節陷而丸碎焉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張芬

張芬曾為韋皋行軍，曲藝過人。力舉七尺碑，定雙輪水碓。常於福感寺趕鞠，高及半塔。彈弓力五斗。常揀向陽巨筍，織竹籠之。隨長旋培，常留寸許。度竹籠高四尺，然後放長。秋深，方去籠伐之。一尺十節，其色如金，用成弓焉。每塗牆方丈，彈成「天下太平」字。字體端研，如人摸成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河北將軍

建中初，有河北將軍姓夏，彎弓數百斤。常於球場中，累錢十餘，走馬，以擊鞠杖擊之。一擊一錢飛起，高六七丈，其妙如此。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，取爛豆，相去一丈，擲豆貫於刺上，百不差一。又能走馬書一紙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西蜀客

又張芬在韋皋幕中，有一客於宴席上，以籌碗中綠豆擊蠅，十不失一。一座驚笑。芬曰：「無費吾豆。」遂指起蠅，拈其後腳，略無脫者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陟岵寺僧

荊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，每言照射之法。凡光長而搖者鹿；貼地而明滅者兔；低而不動者虎。又言夜格虎時，必見三虎並來。狹者虎威，當刺其中者。虎死，威乃入地，得之可卻百邪。虎初死，記其頭所藉處，候月黑夜掘之。欲掘時，必有虎來吼擲前後，不足畏，此虎之鬼也。深二尺，當得物如琥珀，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為也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